

文章编号:1671-6523(2011)04-0135-04

此生最大愿,惟欲报国家

——记土壤学家黄野萝

柳志慎 李 红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黄野萝——著名土壤学家,早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留学国外,获双博士学位。学成归国,从事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对江西土壤调查、红壤改良、农业综合治理、耕作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土壤课程设置与改革、教材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黄野萝;土壤学家;土壤改良利用

中图分类号:G316 文献标志码:A

Huang Yeluo , a Dedicated Chinese Pedologist

LIU Zhi-shen¹ , LI Hong²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Huang Yeluo , a renowned pedologist and enthusiastic revolutionist , received two Ph. D degrees from two European universities. Mr. Huang , returned to China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y. Professor Huang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Jiangxi' s soil investigation , red soil amelioration ,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 cultivation system reform , curriculum reform of soil science program for higher education , textbook compil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Despite the hardships he experienced , Mr. Huang remained determined to devote all his energy to his motherland.

Key words: Huang Yeluo; pedologist; soil amelioration and application

黄野萝(1902—1981),原名黄在璇,江西贵溪人,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在江西农学院时期由教育部聘为国家二级教授),系国内外著名的土壤学家。

早在中学时期,黄野萝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要求进步。1920年,还在中学读书时的黄野萝便随同班同学袁玉冰、黄道、徐先兆等发起组织“改造社”,旨在改造社会、改造江西,成为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们创办《新江西》杂志,由袁玉冰任主编。1922年,中学毕业后入上海麦伦书

院补习英语。1923年,东南大学在胡先骕的倡议下在全国率先创设生物系,1924年,正式招生,黄野萝以优异成绩考入生物系,深得系主任胡先骕教授的赏识。入学后,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秋,他为躲避军阀孙传芳对革命学生的拘捕离开南京到上海与袁玉冰会合。1927年1月,经袁玉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奉派至南昌,在省委党部任秘书(国共合作时期),后任中共主办的《贯彻日报》总编。参加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

收稿日期:2011-08-10 修回日期:2011-10-26

作者简介:柳志慎,男,编审,主要从事教育学、编辑学研究。

起义,在叶挺军周士第的70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后随起义部队南下,不久部队被打散,他被遣返地方继续革命工作,于1928年冬赴贵溪,竭尽全力还是未找到中共地下党而与组织失去联系。翌年春,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无法在家乡立足,由其堂兄黄在玠资助,改名黄野萝,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明治工业专门学校、日本林业试验场学习,直至1931年春转入东京文理科大学重新攻读生物学。1932年他应胡先骕的邀请回国在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学习、工作。1933年得到胡先骕的资助赴德国留学,在明兴大学林学院学习森林学和森林土壤。1937年起又先后在匈牙利森林学院、英国伦敦霍森母、穆斯马林试验场进行研究,1938年返回德国继续学习、研究,获明兴大学森林土壤学博士学位。之后赴美国罗杰斯大学土壤研究从事考察、研究工作,又获土壤学博士学位。他是获“双博士”的中国学者。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杏岭创建(江西泰和县为江西省政府临时所在地),胡先骕博士任首任校长。胡校长致函黄野萝请他回国执教。在江西农业大学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胡先骕要求:‘从校长乃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最好的一个大学’。他精心擘划、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凭籍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请到了许多出色的教授和学者,这在‘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胡先骕志存高远,一心想把中正大学办成全国名校。名校就需要有名师,学校创建和胡先骕的知人善任赴中正大学知名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为一时之盛。他们中有从本省‘法专’‘工专’等调进的雷洁琼、王修案、王易等教授,有从沦陷区来的姚名达教授、俞调梅副教授,有放弃较好环境从西南大后方来的蔡方荫、戴良谟、周拾禄、李静涵等教授,有舍弃在美国罗杰斯大学优厚生活条件和良好工作环境、辗转万里来校的双博士黄野萝教授。”胡先骕校长延揽一流专才,热情培养年青教师成长的诚意让黄野萝十分感动,他对胡校长说“人才匮乏也是国不强的原因,欲国强盛必须培养大批有用之人,我会尽力的。”黄野萝被任命为农学院森林系主任,与院长周拾禄教授配合得非常好。

黄野萝在教育教学上主张:第一,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品学兼优。在专攻专业的同时兼学相关专业的课程。如森林系的学生在不影响本身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可到旁系去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甚

至到文史学院去听课,他从不反对。还说“大学生就是要多学点、多记点,把知识面搞宽些。”他常对学生说要记住庄子的话“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要求学生把基础打得牢牢的,成为智哲通达的人才。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堂知识学活一些。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考察土壤,并把样本带回实验室研究分析,把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全部教给学生,要求学生掌握。第三,把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编写讲义、教材。他注意到知识的还原、追溯、拓展、整合、生发教材是多么重要。中正大学创办时各院系的大部分课程还无现成教材,靠教师自编讲义、教材。黄野萝全身心投入编写讲义,主张把国外的先进科技、实验手段融入到新编讲义、教材之中,编出符合中国土壤实际的教材。第四,在师生中提倡学点社会科学,尤其是要求学点哲学。说学好哲学将终生受益,辩证法能使人深入思考。第五,教与育并重,德为先。常对学生说“你们要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视道德比学问更重要。”

胡先骕校长听过他的报告,对身边的马大浦教授等称赞他旁证博引、深入浅出、新颖别致、拓宽视界,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铺筑基石。1942年,黄野萝还腾出时间在他的家乡贵溪县开办塔桥农场,开发红壤荒丘,种植早梨、柑桔、板栗等果树和多种农作物,积累了开发利用经验。解放后塔桥园艺场成为江西省办得较好的园艺场之一。从1952年起,他受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委托主持甘家山红壤试验场。这期间,采用田间试验、野外勘察和调查总结群众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对红壤的理化性质、耕作性能、宜种的“先锋作物”和绿色牧草,以及开垦方法等,做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价值很高的《江西土壤普查报告》,为江西省大规模开发山区、建设山区,提供了科学依据。

黄野萝在中正大学任教的10年中,自始至终同情并支持爱国民主学生运动。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以姚名达教授为团长的抗日战地服务团。并响应战地服务团名誉团长胡先骕的号召慷慨解囊资助战地服务团。解放前夕,他积极参加护校运动,与进步师生一起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南昌解放后,国立中正大学改名为南昌大学,他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教务长。与刘乾才、杨惟义、郭庆葵、魏东明等一起竭力推进南昌大学的各项建设和改革,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直至全国

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10月,南昌大学农学院分出,以此为主体组建江西农学院。1952年10月,江西农学院成立,中央任命杨惟义教授为院长,省政府任命黄野萝、张任之为副院长。黄野萝兼任教务长、向壻教授任总务长。黄野萝兼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该所在江西新建县甘家山红壤试验场的工作,十分出色,成绩斐然,受到中科院的多次表彰。

1957年6月,黄野萝被错划为右派,同时也免除了他的江西农学院副院长之职,深受打击。但他对教学、科研仍旧不放弃,经受着身心和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他曾想到过放弃,但他想到自己是个忠诚于党的革命者,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澄清、纠正,他仍坚持工作,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不曾有丝毫的怀疑。1959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人帽子》的指示,江西农学院党委从1959年至1963年底分期分批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黄野萝也是其中之一。

196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决定江西农学院从1963年秋季开始,农学、植保、兽医等专业的部分教师招收研究生。当时经教育部批准带研究生的教授或副教授为:周长信(水稻)、施珍(棉花)、黄齐望(植物病理)、章士美(植保)、黄野萝(土化)、向壻(家畜生理)、林启鹏(家畜传染病)、周正(兽医药理)、樊璞(兽医内科)、邹峰(家畜生理)。杨惟义因在中科院编写中国昆虫志故于当年未带研究生。此前黄野萝还直接接受中科院土壤研究所委托招收了一名研究生。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听到江西农学院首次招收20名研究生时高兴地说“带研究生可不是师傅带徒弟,是给他们指出研究方向、目的、任务,作些指引,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这样才有创造,学会自己打天下,才是真本事。”当听说杨惟义院长因中科院的任务重,暂时不带研究生时,对杨惟义教授说“教授还是要带研究生,既上课又搞研究,多培养一些骨干人才。”邵省长的话传到学校,大家很受鼓舞。指导教师施珍教授给研究生的任务首先是下农村认真总结棉区农民的植棉经验,指导教师黄野萝教授先带着研究生和部分中青年教师深入农村、山区广泛调查江西红壤。他常说“我们要培养的研究生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富有革新思想的人,是人才而不是人力。”他对学生总是勉励得多,批评得少,学生一有进

步,就鼓励他说“你能行!我相信。”他认为,坚持群众观点、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此,他身体力行,经常带领助手深入农村作调查,访问劳模,总结农民改造低产田和利用改良红壤的经验,把农民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转而用于指导生产实践。红壤利用改良的“根不离土、土不离根”等学术观点的提出,就是他在调查总结农民经验中形成的,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并写进了土壤学教科书。

中国土壤学术界称黄野萝教授为“森林土壤研究和红壤利用改良的先驱。”早在上世纪30年代,黄野萝在德国留学时,就与德国学者沙林格和米南·弗兰克等合作,研究微生物在森林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实验和野外考察,在德国的《微生物》《森林科学》《细菌及病理》《土壤与植物营养》《分析化学》等学术刊物上用德文发表多篇较有影响的论文。论文发表后受到德国和国外学术界的好评。论文所阐明、涉及的问题,要比国内外发表的同类研究成果早三十多年。1939年2月至1940年9月,他先后赴英国、法国、美国进行考察、研究和学术交流,受到这些国家土壤学术界的关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由于江西农学院未设林学专业,他在主持农学院行政、教务工作的同时,科研方向转向当时江西广大农村、山区开发、建设中迫切需要的课题,即红壤的利用改良。

黄野萝不仅是位自然科学家,而且是位社会科学家。他青年时代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其他革命工作,在革命队伍里接受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颇有心得。他特别注重“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学好哲学,学会运用辩证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用科学的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工作实践。1954年,他应邀参加国家农业部主办的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期间,与苏联土壤学家和国内土壤学家讨论土壤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时,他以《自然辩证法》中所述的逻辑思维,宣读其本人撰写的《五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看土壤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并于1955年应邀去武汉为华中地区举办的土壤学讲习班讲课。

对于红壤的利用改良,他的学术观点鲜明且具建设性,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部分学术论文被翻译成俄、英、德、日文予以出版。黄野萝认为:红壤并非“不毛之地”,而是可以开发利

用的宝贵资源。红壤利用改良应走“全面规划,综合利用,农林牧相结合,山水田综合治理”的道路,做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江西提出“山江湖综合治理”就是参考了黄野萝“山水田综合治理”的观点。在开垦利用红壤中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等高作业,即等高开垦、等高作畦、等高种植、等高留茬、等高种草带等,以减轻水土流失。他提出红壤改良的熟化阶段理论,主张用高度熟化的红壤地种棉花,以解决粮棉争地的矛盾。这一理论在江西各县农村、山区普遍推广,获得了大面积的持续丰收。为了选择江西红壤适生的乔灌木树种,他经常带领助手深入农村山区进行调查,挖掘大量乔灌木树种的根系,观察其形态、分布状况和重量,逐一作记录,把研究成果介绍给红壤丘陵山区的农民,并竭力促进推广。

黄野萝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笔者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学校周围开辟了大片荒地(红壤地),学校某位领导组织民工开渠,想把离荒地有几千米远的水库水经过部分校园引至开垦地(芭茅岭至文革水库),算是个中型工程。开工之前,年逾七旬又患有多种疾病的黄教授在其夫人韩女士的搀扶下先后两次来到教务处反映:此渠不能开!春夏雨水多,用不着引水库之水,夏末秋冬土壤干旱需灌水,水库也无盈水,无水可引,岂非浪费。黄教授说得很真肯,后来事实果真如

此,到夏末秋冬水库已干涸无水可引,水渠成了废渠。数年后学校领导从安全和美观着想在水渠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板,从此,三四千米长的水渠宣告“寿终正寝”。今天,我们漫步校园,踩在那层厚厚的水泥板上就会想到正直无私、大胆进言的黄野萝老前辈,想起他当时拥有的坚定的意志、不移的信仰、淡定的从容。

1981年5月1日,黄野萝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病重期间嘱咐其夫人三件事:一是丧事一切从简;二是把他的两篇论文交学报发表,说是后继者可能用得上;三是把他的骨灰撒在红壤上。在一个小雨初歇的上午,学校为他举行了一个简约而庄重的撒埋骨灰仪式,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沉痛悼念这位人生坎坷、饱经风霜、为土壤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著名学者。站在红壤试验地里的每一个人手抓一把红土轻轻地把它撒盖在骨灰上。他的两篇遗作由笔者(时任江西农业大学学报执行主编)统稿发表。3个月后,编辑部陆陆续续收到不少的读者来函,来函中他们纷纷表示出对这位土壤学界老前辈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崇高敬意!

致谢:感谢刘开树教授生前提供给我的宝贵资料,缅怀刘开树老师!感谢农学院有关老师,还有档案馆陈琛等同志提供的宝贵资料!

(责任编辑:康兰媛 英摘校译:吴伟萍)